每日論語　　悟道法師主講　　（第三六二集）　　2019/11/19　　寧波　　檔名：WD20-037-0362

諸位同學，大家早上好！我們繼續來學習雪廬老人的《論語講記》，〈憲問篇〉第一章。

【憲問恥。子曰。邦有道。穀。邦無道。穀。恥也。】

「原來講佛經，而後添了《論語》，因為諸位同學的文學教育太落後。文學從表面看不出來，其實內容是道，道是本體，不可違背。佛法是出世法，與世間法離不開，佛法在世間不離世間覺。《論語》講世間法，若講出世法就說得簡要。因為有儒家配合，所以佛教傳入中國才能發揚光大，儒學也因為佛學而更了解，因為儒學有性與天道。佛經是中國文理，不懂中國文學，佛法也不能通達。」

「但是今日之下能通儒佛的人很難找到，一門尚且不通，若儒佛都不通，而能通二門的更沒有這個道理。本人學過佛，也看過中國文學的書，大體上儒佛二者能不會起衝突。你自己若懂文學，便知現今儒佛都是末法。佛法固然是末法，中國文化也是末法，把線裝書丟到糞坑內。大家要想懂文理想進步，只聽吾講，不行。吾是依古注講，古注全看完了，再為你們講其中的一條。但是會說不如會聽，要怎麼樣聽法呢？佛經的禪宗說一聞百悟，就如中國文化的舉一反三，你們如果不能如此思想法」，不能這樣去思想，「往後就不能為你們講了」。「每逢講一種道理，你聽了正面，你自己要去想反面，從左右、遠近去想，自己推想，必須自己悟。」

「大家要自修唐詩，吾教唐詩，你是白聽，為什麼呢？六經以《詩經》為首，不學《詩》無以言，大家聽不進去，唐宋詩的一、二字有改幾個月的，有改一、二年的。」唐宋的詩一、二個字，有

改幾個月的，就是幾個月斟酌一個字、兩個字，也有改一、二年的，這是講唐宋的詩。「應酬詩可以快」，一般應酬的詩可以快一些。「若細加研究就不容易，不知改了多少次。當時做的看得懂，改好反而看不懂。」講這個作詩也不容易。「孟子云：公輸子能與人規矩，不能與人巧。」規矩可以給我們，但是這個當中巧妙變化沒有辦法給我們，要自己，「你們必須自己求」。「大家學佛，後來能否成就，不可靠，若不依佛所說行」，不依照佛所說的依教奉行，「只依表面，所信的便不真」。「讀《論語》若不依著實行，也不行，所謂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。」這個重點，讀了《論語》也要去在生活上實行，如果沒有在生活上實行也不行。「理固然要高，實行卻在近處」，就在現前生活上。「例如諸弟子問孔子如何行仁，顏子問得低，孔子簡單以四勿答覆，四勿看似淺顯、簡單，但大家卻不肯依著實行。能依《常禮舉要》做就能成功」，依照《常禮舉要》做就能成功。這就是博我以文，約之以禮。文很廣博，學習的方面很多，道理很多；約，守約，濃縮起來要怎麼做，就在禮上面來做。「吾碰很多釘子，你若不開悟，前途十分渺茫，你連眼前也看不見，如何辦事？」雪廬老人給大家講，如果你不開悟，前途就十分渺茫，眼前的事情你也看不見，那怎麼來辦事？如何辦？

「你們讀唐詩，三月能為他換一字，就不錯，能夠有一字比古人好，一切學問就都上去了。」這是古人的詩我們現在也是要學習，雪廬老人也鼓勵大家學《詩經》，學《詩》再來學唐詩。

『憲問篇』

以上是雪廬老人在講〈憲問篇〉開頭給大家講的話，非常重要，下面這一段就是進入〈憲問篇〉。首先也是先給我們講一段簡短的話，「《論語》每一篇的題目如《詩經》一樣，取第一句前二、三字。憲，原憲為之宰的原憲」，原來的原，憲法的憲，「孔門中

最窮的弟子」，就是原憲。「做宰官得了祿，卻不要，問孔子」，他得到俸祿，就是現在講薪水，做官有薪水，他不要，問孔子，他不要可以嗎？「孔子告訴他可以送親友。」「姓原名憲，號子思。」

『憲問恥。』

「憲問恥。一般開頭有子曰，或曾子曰，有子曰。為什麼有時又有有若對曰？為什麼一人有多種稱呼？又有子路、仲由的不同？這裡為什麼要說憲問恥？問孔子什麼叫恥。為什麼不說原憲問恥、原子問恥或子思問恥？」為什麼不這麼說？「學問之道，不容易，例如放置在冰箱的東西，不可以立即放入鍋中，隔行如隔山。你若看了《常禮舉要》記得住，就懂這個道理，這就是博文約禮。

從前小孩開蒙念《三字經》，吾讀了八十餘年書，現在九十多歲了，《三字經》也不敢說全會講。」雪廬老人講，他讀了八十幾年的書，到九十多歲了，《三字經》他也不敢說全部都會講。「如朱子的學問是有名的，還有很多錯，何況其他人？」宋朝大儒朱熹，他的學問是有名的，但是還有很多錯誤的，那何況其他的人，怎麼會沒有錯？「吾不僅是字講不了，它的格局、脈絡就不懂，那不是只堆砌文字而已。《三字經》有起承轉合，開首人之初、性本善，下接性相近、習相遠，為什麼說是習相遠？因為不教的緣故。苟不教、性乃遷，是接教之道、貴以專，昔孟母，孟母教子就是專。」

「見到人該如何稱呼，是直稱他的名，還是稱他的字等等，這有遠近的區別。這一章憲問恥的體例應如何說？常禮的稱呼有遠近親疏的區別。《三字經》云：群弟子，記善言。《論語》是群弟子記錄的善言，經文中稱有子、曾子者，是有子、曾子的弟子所記。朱子就學這一點，說子程子」，他跟程子學。「若顏淵、子路等，

僅僅是普通的稱呼。對長者說話，要說自己的名字，這一章是原憲自己記載，所以不自稱子或號，只稱名。」這一篇是原憲他自己記載的，所以他沒有自己稱子或者稱自己的號，只稱自己的名。雪廬老人就給我們說明為什麼這一篇叫憲問，這個給我們說明了。

下面講了，『子曰：邦有道，穀。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。』

「子曰。孔子答覆他。」原憲問什麼叫恥，羞恥的恥，孔子答覆他。「下文又有問句，句讀很要緊，《三字經》云：小學終、至四書，詳訓詁、明句讀。現今的書標點錯得很多，這一章哪一處是一句？哪一處是一讀？」這個句讀也非常重要。

「邦，邦家。有道，一切上正當的軌道、整齊。穀，俸祿」，現在講的薪水，「古時給的是糧食，如晉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」，所以古時候俸祿就是給糧食。「邦有道穀，邦無道穀，恥也。邦有道接受俸祿，邦無道接受俸祿，都羞恥，這是朱子的講法。」朱子解釋是這樣解釋的，宋朝大儒。

「講一節書，只會講不行，必須看其他處所說，與這一章說的相同就沒問題，如果不一樣就有問題。」

「另有一種說法是：邦有道，穀；邦無道，穀，恥也。這種說法好講，不是合在一處講。邦有道可以接受俸祿，如〈泰伯篇〉說：邦有道，貧且賤焉，恥也；邦無道，富且貴焉，恥也。正與這一章相反，一對照就能講上來。」所以雪廬老人講，這樣的講法好講。如果用朱子的講法就不好講了，邦有道穀，羞恥；邦無道穀，也羞恥，這個就不好講了。如果用邦有道，穀；邦無道，穀，恥也，這樣的說法就好講，對照〈泰伯篇〉，一對照也就能夠講得上來。

「國家有道時就接受俸祿，不致於羞恥，因為不論辦事的大小，已經為國家盡了義務。若邦無道而做高官拿高薪，什麼事也不做，國政亂七八糟，這是在誰手裡造成的？那是可恥的事。」國家政

治辦得亂七八糟，還做高官不辭職，拿高薪水，這是可恥的事情，應該讓賢。這個地方講，邦無道，你做官拿高的薪水那是很可恥的事情，這個政治亂是在誰的手裡造成的？

「這二句，同學可學，臨財毋苟得，不能因窮而要錢財。如嗟來之食，最終不食而死。黔婁貧窮，齊魯請他去做官，終身不為官，這是讀書人的風骨。自古皆有死，說到佛學，那這個人下生必有好報應。曹操、秦檜篡位，第二代就被抄家，莫說後來，眼前就過不去，史證鑿鑿，可以不懼嗎？」

這一章書，雪廬老人解釋就比較長，下面這段我們下一次再來學習，今天先學習到這裡。祝大家福慧增長，法喜充滿。阿彌陀佛！